

Ashish 2016秋冬系列发布后台



Silvia Bombardini
生活在伦敦的专栏作家 Silvia Bombardini 关注于时尚、青年文化和电影。她常为《ZOO Magazine》、《DUST Magazine》、博客 A Shaded View On Fashion、网站 Büro 24/7 和设计师推广平台 Not Just A Label 撰文。她如今成为了我们“Coming of Age”专栏的第二位作者。

AFROFUTURISM 非洲未来主义

撰文—Silvia Bombardini 编辑—Aroma 翻译—Lynn Lee
设计—Tiffany



虽然 Mark Dery 在其《Black to the Future》一文中首次用到“Afrofuturism”（非洲未来主义）这个词，是在1994年，但“非洲未来主义”其实至少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存在——那个年代，爵士诗人 Sun Ra 已经身穿古埃及风太空服，头戴皇冠，走在芝加哥的街头。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体系，“非洲未来主义”这个词既可以从字面去理解，又同时有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感觉，它追求的是通过精心雕琢另一种具有星际幻影感的黑人未来，从而把现在从过去中解放出来。正如理论家 Kodwo Eshun 所说的那样，透过外星人的镜头，重新去想象奴隶制和移民族群的模样，只为探索“那些迫于无奈而发生的混乱所具有的日常含义”。艺术家和作家们将自己扮成外星人——异乎寻常，但又充满智慧，被绑架，却又有种君主风范。作为一种审美观，“非洲未来主义”拥抱的是宇宙、神秘主义、部落主义和科技文化，不需要有图腾，就能建造世界。

在现在这个我们已经无法再容忍任何种族不平等存在的时代，我们既可大声表达自己的观点，又能让我们的愤慨变成影响力。“非洲未来主义”世界建立的过程，一半是逃避现实，一半是控诉，它与年轻一代人再次产生了共鸣。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移民时代——到了2045年，美国的白种人所占总人口比例将不到50%。我们背井离乡，我们梦想着平行的宇宙，在各种创意领域，都能找到这种时髦又复杂的“非洲未来主义”信徒。在音乐领域，“非洲未来主义”的影响力一直存在，它不需要担心时间的流逝或是拘泥于任何特定的体裁，“非洲未来主义”可以把数十年来各种杰出音乐表演者的作品都联系起来。从 Grace Jones 到 Flying Lotus 再到现在的 Janelle Monáe——她的第二自我就是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抵抗着未来大都市里的阶层划分。在电影行业，“非洲未来主义”则激发了一系列电影的出现，比如影片《末日后的宇宙碎片》(Crumbs)，该片的故事背景是末日之后的埃塞俄比亚；还有贫民窟科幻影片《White Out, Black In》，或是 Terence Nance 的《An Oversimplification of Her Beauty》——在这部影片中，主角怀疑他自己的不准时可能并没有什么相对性，因为他的祖先是“一大群按照天体事件来运作时间的人”，而西方世界还没有发现这种天体事件。不过，电影界对“非洲未来主义”的新一波关注，并不总是能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在影片《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甄选一个黑人主角的过程中，就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所谓的粉丝誓称要抵制这部电影——而这些人可能就是那些担心会成为“少

数人种”的美国白人，一项研究已经表明，他们可能还会因此而变得更加保守。这当然让人觉得是一种时代的退步，尤其当我们回想起《星际迷航》里的乌胡拉(Uhura)这个角色，她的名字在斯瓦希里语中就是“自由”的意思。乌胡拉与柯克舰长之间的跨种族亲吻，在美国电视荧屏史上是第一次，那还是在1968年。当然也正因为如此，非洲未来主义在现在这个时代，就变得越发具有必要性。

时尚的脚步可能会显得惊人的超前，让人无法追赶上它，尤其是如果我们还记得，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服装在非洲未来主义的故事叙述功能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也代表着他们主角身份的混杂或突变。不过，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如果我们还记得，按《纽约时报》去年的统计，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CFDA)的470名成员中，仅有12名是非裔美国设计师。而据 The Fashion Spot 的统计，在2016春夏系列时装秀中走秀的黑人模特，也仅占所有模特的9.22%，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为 Yeezy 这个品牌走秀的模特。不过，必须承认的是，经过一季又一季的轮回，这个行业还是朝着更具包容性的方向一点点迈开了步伐。以 Ashley B. Chew 的“Black Models Matter”包袋为例，设计非常简单，但很有意义，就激起人们把它当作热点讨论话题这一点目的来说，相当有效。采用更加不同但更深思熟虑的做法的是 Kerby Jean-Raymond，他用一段自制的关于种族主义和警察野蛮行为的视频，作为 Pyer Moss 2016春夏系列时装秀的开场。这里所展现出的矛盾非常明显：时尚很少触及这么深远的社会主题，其原因并非总是因为麻木和冷漠。时尚因获得媒体的关注而受益，而被 Vanessa Friedman 称为“原因零售化”(retailization of cause)的现象，也必定会唤起设计师们最无私的努力和尝试。不过，如果海地裔美国人 Kerby Jean-Raymond 不发挥他的影响力，去唤起人们关注这些问题的话，还会有谁愿意这么做？ Ashley 和 Kerby 都是20多岁，他们可能对那些与个人信息和保护相关的事更加敏感。在《华盛顿邮报》一篇关于 Pyer Moss 的文章中，Robin Givhan 写道，时尚“给人们提供了定义自我的工具，所以这是其他东西无法做到的”。——而非洲未来主义者的表现同样也有这么优秀。这个品牌的春夏系列本身就以囚禁主题为基础，取名“Ota Meet Saartjie”(该名字来自 Saartjie Baartman 和 Ota Benga，女的是科伊科伊人，男的是刚果人，他们分别于1810年在伦敦和1906年在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里被展出过)。虽然黑人设计师的数量仍然比

较少，但他们似乎更有热情去宣扬他们的身份传承，甚至是将其变得更富有浪漫色彩，比如通过把历史元素与推理小说结合起来，表达他们想表达的理念。25岁的 Grace Wales Bonner 在她2016秋冬系列“Spitituals”中，就直接从非洲未来主义和 Sun Ra 以及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些元素中汲取灵感。而 Ikiré Jones 的春夏系列在网站上展示出来时，旁边还放上了一首诗，诗的内容讲述的是一个人的精神“脱离”了自己的祖国：“我们是迁徙的孩子，但我们在这里，来自遥远的天空，我们的声音将指引着你。”每一季，他们的服装都会有口袋方巾和丝巾的设计，上面有结合早期西方艺术风格的印花，经过精心的修改和设计，将有色人种的天使和英雄等人物形象融合于其中。

这种叙述方式并非 Ikiré Jones 独有，许多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年轻设计师都会在他们的时装秀里突出表现这一点，将其当作一个讲述故事的工具。也许并非刻意为之，但这些故事中充满了各种经典的非洲未来主义式的比喻。比如想象虚构出来的家乡，正如 Drexciya 的水下王国，Gypsy Sport 的“Haturm”棒球帽图案 logo，还有 Gosha Rubchinskiy 的“Arktida”衣服——“Arktida”是一片假想出来的大陆，存在于数千年前的北极星下方。同时，像祖先和宇宙灵性这样的元素，也吸引着很多著名的设计大师，如 Rick Owens、Riccardo Tisci 或是 Vivienne Westwood 的 Andreas Kronthaler。从纯审美的角度来看，未来主义的基调，从整体上来说已经变得没有那么追求流线型设计，而是变得更加粗糙了一些，并且加入了一些金属和闪光元素，让人觉得又重新回到了最早的非洲未来主义派的那种老式 DIY 设计的方式。Ashish 的秋冬系列设计中，蓬松的非洲式假发，撒上亮片，和每一款造型设计都很搭。而 Tata Naka 这个品牌则从迪斯科文化时代后期汲取灵感，给衣服加上了手绘图案，图案是黑人偶像人物——如 Donna Summer、Diana Ross 或 Grace Jones 的肖像，旁边还有 UFO 飞船的动画图案。